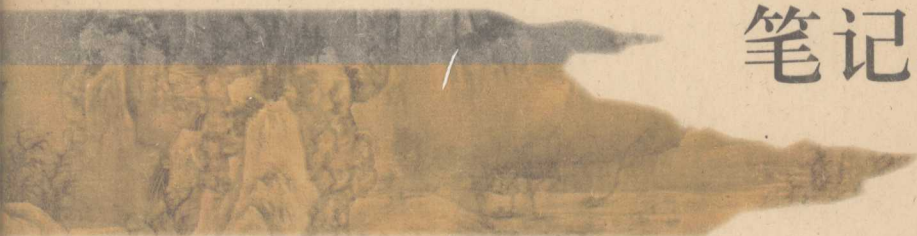


江 西 古 文 精 华 丛

笔记卷



1303634

姚公骥 欧阳小桃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古文精华丛书 笔记卷

主编 周奎书 姚公骥

I262
Z777
9

I262
ZH777
9



10



1303634

黄 家 如 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古文精华丛书·笔记卷/周銮书主编:欧阳小桃
选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6

ISBN 7-210-02422-0

I. 江… II. ①周…②欧… III. ①地方丛书—江
西省②笔记—江西省—古代—选集 IV. Z12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399 号

江西古文精华丛书

笔记卷

姚公骞·欧阳小桃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300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 7-210-02422-0/Z·166 定价:22.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jx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西古文精华丛书》总序

周銮书

江西古称“文献之邦”，又称“文章节义之邦”。江西人善于写文章，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富有盛名，这是早已定论，无待赘言的了。据研究江西历史的学者统计，自唐代以来，江西有一万一千余名进士，占全国进士百分之九以上，四十六人中状元，占全国状元百分之七以上，有宰相二十八人，副宰相六十二人；自汉代以来，有八百余人上列传，而从政者占五百余人。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于为官之余，致力学问，或未入仕途，而以著述为生。因此，历朝历代，他们留下了大量作品，从东汉至清代，累计各类文集达万部，这是他们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会有不少糟粕，需要摒弃，但大量的却是珍宝珠玉，有待我们去发掘、抢救、收集、整理、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面对这一大笔极其丰富、极其广博的历史文化遗产，即使有人想尽毕生之力，也只可能阅读其中的若干分之一。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邀请了一批有志于整理江西古籍的专家，毕数年之功，从浩如烟海的大小文集中，分门别类，选为若干卷，每卷约三十万字，取名《江西古文精华丛书》（以下简称《丛书》）。选编涉及的时间范围，上起东晋，下迄晚清。所选作品，简介作者生平，阐发文章大意，注释疑难字句，使有高中文化程度的

朋友,能够较为顺利地阅读。

《丛书》各卷的排序,未分先后,其主要内容大致为:

《哲学卷》。中国古代士人,包括江西士人,没有称之为哲学的专门著作,我们只能从佛、道、儒三家作者的经、论、赞、疏、讲义、注释、语录、信函中寻找。这些经、论,探宇宙之生成,究人世之奥秘,穷理尽性,博大精深。佛教净土宗和禅宗各派,道教陆修静和正一派,儒学新阶段的宋明理学,包括周敦颐、朱熹和陆九渊等的各种观点,以及王安石、李觏、罗钦顺、何心隐等有关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述,均囊括其中。江西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尤其是东晋、南朝、唐、宋、元、明的一千三百余年间,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哲学大辞典》收江西宋明时期哲学家五十人,占全国同期哲学家的六分之一。江西哲学家的许多论述,不仅影响江西佛道和士人的言谈举止,而且往往成为全国性的教仪轨范和行为准则。

《史学卷》。“二十四史”中由江西人担任总裁编撰官的,占了五史。“三通”的作者,江西人占了一通。《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经世大典》、《永乐大典》等大型巨著,多为江西人主编,或为重要编撰者。宋、元、明、清四代的各朝实录,有相当的部分为江西人任总裁,如清代朱轼就曾经总裁《圣祖实录》和《世宗实录》,而曾巩一人还一度典修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国史,并校定南齐、梁、陈三书。《战国策》、《说苑》,也赖曾巩的编校,得以流传不坠。还有刘恕的《通鉴外纪》,刘敞的《东汉刊误》,刘敞、刘敞、刘奉世合著的《三刘汉书标注》,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史学名著。尤其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朱熹以及清代魏禧等人,就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所写的专论,精湛透辟,极富新意,为历来所传颂。《史学卷》中的文章充分说明,江西不仅多文士,多哲人,而且多良史。

《奏议卷》。古代臣属向帝王上书、进言的文稿,称为奏议。

包括章、表、奏、疏、议状、对策、封事、札子、折子、弹章等，实是古代的政论文。现在能够见到江西人写的奏议，最早的是东晋，大量的在明清。有许多高屋建瓴、惊世骇俗之作。如欧阳修的《朋党论》，是提示人臣有忠奸之分而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奠基性作品；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历史上著名的万言书，是他主张改革的长篇檄文，确立了他变法的思想基础；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是冒流放、坐牢以至杀头的危险，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充满正义和爱国激情的千古绝唱；文天祥的《己未上皇帝书》，是他中状元后尚未授官的长篇奏议，全面详尽的论述了救亡图存的各项主张，悲愤忠贞，慷慨激昂，光照日月，文如其人，是感天地、泣鬼神、爱国救民的杰出篇章；解缙的《大庖西室封事》，反对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苛税重赋，要求先仁义而后法制，忠心耿耿，抗直敢言；安福人刘球，为上《边防事宜疏》，触怒了明英宗的宦官王振，结果被害狱中，为一篇奏疏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此等等。从选入的这些奏议中，可以了解古代江西士大夫的为国忠心和他们的政治谋略、思想品德、精神风貌、学识见解。虽然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对于今天的从政者，不无启示和教益。

《诗词卷》。江西出了许多诗词大家，陶渊明是田园诗人之祖，隐逸诗人之宗。欧阳修“以文为诗”，王安石“借事发明”，寓理于诗，二人奠定宋诗一代的根基。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的领袖。杨万里创平易自然的新体。文天祥为爱国诗歌的楷模。虞集、揭傒斯、范梈为元诗“四大家”之三。蒋士铨为清诗“江左三大家”之一。陈三立为同光体的执牛耳者。晏殊、晏几道、欧阳修为宋词“四大开祖”之三，开创西江词派先河。姜夔为南宋词坛格律派大师。《全宋词》收江西词家一百五十九人，占全国词家的百分之十一以上，人数之多，居全国第二。元、明两代，江西词曲家辈出，多有佳篇。江西诗词在许多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全国占有独特的地位。《诗词卷》不仅给予艺术的享受，还为研究提

供了素材。

《散文卷》。江西是散文的故乡。唐宋八大家,江西欧、曾、王占了三家。欧阳修是散文运动的领袖,主张文以明道,要求“事信、载大、言文”。他的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为列代所宗法。曾巩散文,朴茂典雅,平正条达,多为后人所仿效。王安石主张文贵致用,反映了改革家的要求。他的散文,雄奇峭拔,谨严精辟,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力。较之欧、曾,另是一种气势。从此,江西散文以欧、曾、王为师法。南宋有胡铨、周必大、文天祥、刘辰翁、谢枋得、王炎午等诸家,他们处于国家危亡之秋,为文深沉哀痛,悲愤激越,多为爱国主义篇章。元、明、清三代,代有传人。至清代魏禧、李绂之文,仍崇尚雄健浩瀚,不失欧、王遗风。

《游记卷》。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志趣和传统。《游记卷》收集江西作家游历名山大川古迹胜景的作品。有描述省外的,多是反映省内的。有早已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朱熹的《百丈山记》,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作品,如杨家曙的《游章水源记》、《洗心潭记》,写得玲珑剔透,雅有风致,与名家大作并列,毫不逊色。这许多游记,不仅语言优美,记叙生动,寻幽探险,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地理价值。而且,作者不时在描绘铺陈之间,寄托遐思,抒发情感,致性灵于草木,寓哲理于山水,于登临游憩之中,畅论文章学问,给人的启迪既广阔又深远。

《序跋卷》。序跋有如今日图书中的前言、后记,是对书文的旨意、内容、价值予以说明、介绍和评论的一种文体。序跋与文集之间,犹如人体之与眉眼,商店之与橱窗。以短概长,以少御多,收提纲挈领之功,起画龙点睛之妙。江西人撰写的序跋,首推欧、曾、王。他们为史传评论所作的序跋,无论宏篇巨制,还是精萃短简,均被视为范文。此后各代诗书序跋,或推论本原,广大其义;或阐发幽微,自序其意,多有可观可采者。

《碑记卷》。古人在石上镌刻文字,最早是作为标记、告示或纪念物,后来发展到在石碑上刻字立传记事。我们的《碑记卷》意在收集刻在石碑上的优秀文章。如曾巩《宜黄县县学记》,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洪适《恕斋记》,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姚勉《江山第一楼记》,文天祥《瑞州三贤堂记》,罗伦《宋文丞相祠堂记》等,都是碑记中的珍品。碑记撰写者,大都为名家,多是具有较高或相当身份、地位、学识、见解者,因此,碑记多健笔,墓志有华章。《碑记卷》中许多精心之作,不仅文意高雅,遣词俊洁,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笔记卷》。笔记是一种随笔记录,不拘形体的作品。它横涉东瀛西域,纵贯唐宋元明。天地鬼神,无所不谈;君臣将相,概不忌避。街巷议论,尽可入选;朝野传闻,均能上书。无须修饰,真情得以披露;不受限制,思路随意驰骋。以至梦呓化为隽语,幻觉意成妙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掌故、风俗、民情,包罗万象,无所不备,是一面历史的大镜子。王定保的《唐摭言》,欧阳修的《归田录》,惠洪的《冷斋夜话》,洪皓的《松漠纪闻》,洪迈的《夷坚志》、《容斋随笔》,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都是笔记中的佼佼者。《四库提要》评价《容斋随笔》:“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毛泽东对《容斋随笔》特别钟爱,成为他的案头书。

《书信卷》。从书信这一侧面,可以窥见古人的思想政治面貌、品行道德风范、为人处世哲学、从业研读精神,以及生活起居习俗,较之说佛谈玄的论述、议事参政的奏疏、格物致知的学理、评古论今的史传,更为随意挥洒、舒卷自如、活泼生动、真实感人。其语言辞藻、风格韵致,又是一个世界,是了解古人、研究古人的一个重要渠道。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与尹师鲁书》,曾巩《寄欧阳舍人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黄庭坚《上苏子瞻书》,洪皓《使金上母书》,谢枋得《与李养吾书》,罗钦顺《答欧阳少司成》

等,均是书信中的上品。《书信卷》收集的长短书信,值得欣赏玩味,参阅借鉴。

《传记卷》。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言论事迹和相关史实的叙述性史传体裁。它有史传与杂传之分。“史传”,一般指正史中的列传,《史记》以后为官府所修,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正史中的列传,我们不予选编;“杂传”,则多指正史列传以外的传记,这类传记,又有正传、家传、别传、外传、小传、合传等等名目,它们不受篇幅、体例、规格、观点的限制,多载列传所不记,多叙正史所不书,发微索隐,拾遗补缺,它很少顾忌,有更多空间,可谓历史的血肉,人文的载体,历来为读史者所重视和欢迎。江西多史家,他们的才能尽可发挥,在方志和各类文集中,有他们大量的传记作品,可供我们无中挑有,好中选优,如胡广的《文天祥传》,刘球的《医者王以斌传》,杨万里的《张魏公传》,汪藻的《郭永传》,杨士奇的《疾退子传》,罗洪先的《田心象溪张君传》,彭士望的《杨忠节传》等等,都是其中较为卓越、杰出者。《传记卷》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了解历史,了解人生。

江西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而又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宋、元、明和清前期的七百余年间,明显突出。无论是儒道佛、文史哲,还是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科技、军事等方面,江西人多富有开拓、进取、变革、创新的精神,使江西在古代文明的许多领域,处于领先甚至领袖的地位。

由于小农经济所固有的坚毅、顽强的本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和儒学、道学的传统影响,江西士大夫的坚毅、刚正精神、气节义烈风范,特别鲜明和持久。它必然反映到江西的文风、士风以至民风。江西文风最繁荣昌盛的时候,是在宋代。但洪峰过后,不失滔滔。流风余韵,依旧延绵数百年。《丛书》中收集的文章作者,东晋的陶渊明,宋代的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

坚、杨万里、朱熹、陆九渊、姜夔、文天祥，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代表。元、明、清三代，虽少泰山北斗，却也群峰竞秀，繁星映天，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使我们的《丛书》尽有选择的广阔天地。真正是金玉满堂，目不暇接；而沧海遗珠，也在所难免。这是学力不足，用功不勤所致，不无憾尔。

人无完人，书无全书。《江西古文精华丛书》，不可能网罗一切精品，题解、注释也会有不妥之处，请专家，读者多予指正，以便今后能加以补充、修正、丰富和完善，力求达到“精华”二字应有的标准。

在《江西古文精华丛书》的编注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关怀、指导，得到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社会科学院、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还得到徐琳琳、吴晓丁、汪叔子、胡以申、刘弋涛、毛智勇、赵树贵、刘良群、罗远东、许光洪等许多同志的配合和帮助，使这一耗费数年功夫的艰巨工程，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日第一稿

一九九九年元月三日修定稿

序

姚公骥

笔记一体在中国古代载籍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历代图书分类中却从来没有占有独立的位置。《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例,在《诸子略》中列有“小说家”一类,自晋荀勖的《中经新簿》改“七略”为“四部”。接着东晋李充将其调整为经、史、子、集四部,从此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便确立下来了,而笔记一体便因之遭到分割,分别纳入子部“小说家”类和“杂家”类,还将一部分归入史部“杂史”类。兹举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例,作一简要说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一史部七“杂史类”谓:“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祇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是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谈调,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于是遂将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宋末元初人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以及明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等均列入“杂史”类,其实都应属于笔记一体。又《提要》卷一百十七子部“杂家”类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

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于是《提要》将“杂家”这一类又分为六小类,即一杂学,二杂考,三杂说,四杂品,五杂纂,六杂编等六类。其中除“杂学”为列入杂家的理论专著,“杂编”为聚诸书刊为一书者外,其它四小类都应属于笔记体。如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宋洪迈的《容斋五笔》等均纳入“杂考”类;如宋惠洪的《冷斋夜话》、宋朱弁的《曲洧旧闻》、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明胡广《胡文穆杂著》等均列入“杂说”类。又《提要》卷一百四十子部“小说家”类,谓:“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于是有许多的笔记体著作被纳入了这一类,其数量较之列入“杂史”与“杂家”四小类的还要多。像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宋欧阳修的《归田录》、宋孔平仲的《孔氏谈苑》、宋彭乘的《墨客挥犀》等笔记都被视为小说一类了。可见古人的这种图书分类法颇不科学。不是失之于大而无当,就是免不了混杂不清,《提要》的作者在卷一四一“小说类”二的案语中也说:“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混,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看来这是个未曾解决的问题。

好在自元末明代以来,一些汇刻丛书的有心人却能注目于笔记一体,如元陶宗仪汇刻的《说郛》、明陆楫的《古今说海》、商濬的《稗海》等,直到民国时期上海扫叶山房编印的《五朝小说大观》、国学扶轮社辑印的《古今说部丛书》、王文濡辑印的《说库》等,都是大部头的笔记小说丛刊,而且愈到后来愈益收罗宏富,对读者的检读显得比过去越来越方便。不过从目录学的角度看,这些丛书也并没有摆脱四部分类的窠臼。仍然将笔记与小说混为一体,而且对传统收入史部的杂史类和子部的杂家类的笔记体也往往取舍不一,依旧没有一个科学划一的标准。但时至近世,在一些

图书馆的古籍目录分类上却正式出现了将笔记作为目录分类的一项类目,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就列有九类“笔记之属”,为前此所未见。虽然这个《总目》依然没有摆脱四部分类的格局。“笔记之属”也照样和“小说之属”都同归入子部小说类,而且其史部杂史类及子部杂家类也仍然收入了一些笔记体;然而《总目》毕竟将笔记从小说中分出并和小说并列,第一次承认了笔记是古代图书中的一体。这应该说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一大进步,笔记体终于从附庸的地位初步显露出了它的独立的头角。至于它在现代图书目录分类上,究竟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何突破传统四部分类的格局而使之更趋于科学?因我未加研究,知之甚少,便不敢妄议了。

笔记之体自古有之,迨及唐宋遂蔚成风气,作者如林,其间体例既多沿袭,亦多创新。如唐刘餗作《隋唐嘉话》、李肇作《唐国史补》。前人多谓李书为续刘餗之书而作。至宋欧阳修作《归田录》,其自序谓“以李肇《国史补》为法”。而李书之法据其自序则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薄则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欧书即依此法。可见古人著述,其体例皆有所本。当然也存在后来者有所增损、取舍、出入之处。至于以笔记作为书名,则自宋人宋祁始。宋祁著《笔记》三卷。上卷释俗,中卷考订,下卷杂说。其体例与一般笔记体同。此后有明人萧良幹著《笔记》一卷,陈继儒著《笔记》二卷,亦以笔记二字作为书名。所以时至近世,遂将凡是标有“笔录”、“笔谈”、“随笔”、“漫书”、“漫钞”、“漫志”、“漫录”、“别录”、“野录”、“胜录”、“暇录”、“谈录”、“丛谈”、“丛语”、“丛话”、“丛说”、“杂记”、“杂说”、“杂志”、“札记”以及“琐言”、“记闻”、“旧闻”、“闻见录”之类的书籍,当然也有不用这些标目的同类之书,都一律归之于笔记一体,这就是将宋祁的书名一跃而为图书分类的类名了。这个类名看来已经得到了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的学者们的公认。

笔记一体在近代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之所以没有得到目录学家们的注意,固然是受到传统四部分类的局限所致,但是也确实有其自身的原因。虽然就其体例而言,都属于以若干则条目合成一书,条目与条目之间各自独立,没有联贯性,且每一条目多属短篇,自成起讫。就其内容而言,则可谓毫无一定之规,显得五花八门,极其庞杂,几乎无所不包。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朝章政典、风俗人情、琴棋书画、花鸟虫鱼、里巷琐细、故老相传、奇闻逸事以及医药僧道星卜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当然更包括有亲见亲闻与读书得间之作,而且,从其每一部书来说,又不能将上述种种尽收无缺,不是有此缺彼就是有彼缺此。所以要想从内容上加以归类,实在是很难办到的。而这一切又正是笔记体的特色所在。用洪迈的话来说:“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至,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詮次,故目之曰随笔。”(《容斋随笔》卷一小序)用岳珂的话来说:“亦斋有桯焉,介几间,髹表可书。余或从搢绅间闻闻见见归,倦理铅槧,辄记其上,编已,则命小史录臧去,月率三五以为常。每窃自恕,以谓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废也。见睫者不若身历,滕口者不若目击,史之不可已也审矣。”(《桯史》序)可见笔记就是“意之所至,随即纪录”,甚至把亲见亲闻信手写在几案上,然后由人把它抄存下来。短、小、杂、琐固然是笔记体的一大特色,而闻、见、考、辨,则更是它的特色中的特色。评价一部笔记的价值,往往是从这后四字上考验它是否精审,是否正确。笔记体之所以赢得后世读者的重视,不外乎此。由此看来,短、小、杂、琐和闻、见、考、辨八个字从其形式到内容,差近可以概括笔记体的全部特征,并可以此作为标准,把笔记从史部的杂史类和子部的杂家类分出来,更可以将其从子部的小说家类分出来,使之釐然有统,互不相混,尤其是与小说创作判而为二,将令笔记一体卓然独立于众体之外。应该说这是中国古籍分类上的一件凿空之举,为读者们的查检将能提供更大的方便。

《江西古文精华丛书·笔记卷》还是沿用了传统四部分类和—些笔记说部丛书的老体例,将笔记与小说创作混合在一起,当然这一传统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得了的。我的上述意见只是想借此机会引起读者们的注意,不要把笔记视同小说,至于将两者截然分开,那只有期之将来了。

本卷共选录江西籍作者所作的笔记小说 28 种。合计条目 248 则。笔记体占绝大部分,只有《搜神后记》和《夷坚志》两种属于小说体。可见选注者对小说别择綦严,而于笔记则颇有独钟的。

唐宋时期笔记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两宋期间,真可谓极一时之盛,而江西籍作者在其中又居于领先的地位。有相当多的名著都出诸江西人的手笔。例如:王定保的《摭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称欧阳修的《归田录》“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诙谐之言……然大致可资考据”。称孔平仲的《珣璜新论》“是书皆考证旧闻,亦间托古事以发议,其说多精核可取”。特别是洪迈的《容斋五笔》,自南宋以来,学人多将它和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并称三大名著。(参看《容斋随笔五集》洪璟“纪事二”)而《提要》更推为“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号”。其它如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以及元刘壘的《隐居通议》、清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等都是相当有价值的笔记。这部《笔记卷》虽然是选编,读者不能窥见各种笔记的全貌,然而尝鼎一脔,藉知其味,既可获知笔记写作之体,又可略窥江西先辈们读书记闻之法,再循此觅读原书,当不至于茫无头绪了。

注释前人笔记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一是自来笔记多无注释,无所凭借;二来笔记的内容十分庞杂,注释者往往无此学力,不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本卷注释者欧阳小桃同志是江西的一

位年轻学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回赣就职于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多年来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勤奋为学,蕴积日富。本卷从选材到注释概出诸其一人之手。穷搜冥索,左稽右考,经年累月,锲而不舍。精神实在可嘉,我曾笑着说他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要不然,是未敢问津的。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注释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缺失和错误。而我又因年老事冗,学殖荒落,无力匡助,殊感惭疚,值此卷出版之际,除向出版社有关诸同志表示感谢外,更寄望于读者多所指正,实深企盼。此序。

1998年3月1日于南昌青山湖畔北面斋

时年七十又四

目 录

陶 潜 《搜神后记》

丁令威化鹤	1
深山遇二女	2
比丘尼戒桓温	3
郭璞活马	4
斛名痕	5
李焉伏罪	6
化虎术	6
白水素女	7
箏笛浦	9
鲁肃与王伯阳争墓	9
托孤	10
枯骨不受诬	11
武昌山中毛人	11
梓树板	12
狗与人	13
伯裘	14
章苟骂雷公	15
临海猎人	16

王定保 《唐摭言》

散序进士	18
萧颖士陵王尚书	20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	21
曲江宴	22
卢肇中状元	24
升沉后进	25
杜牧及第	28
好放孤寒	29
东宫官僚清淡	30
韩偓辞相	31
终生不遇	33
以荐贤为急务	34
试杂文	35
进士归礼部试	37
以贤妻激劝而得	39

欧阳修 《归田录》

宗道诚实	40
太宗殿试	41
晁、丁相谑	42
双井草茶	43
如此宰相	44
“但手熟尔”	45
当从人望	45
恬不为怪	47
林逋隐居	47
面似靴皮	48